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二十四別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偽滋熾唯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
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
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
嘗致法吏部長貳簾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
兒戲抑又甚焉議論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
風如決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任法而
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

板區
(公分)

194x14

07108

24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子部類家類雜政之屬

書名：容齋五筆

著者：宋洪遵撰 七回卷 二四册

版本：明崇禎馬元調刊本

三年嘉慶

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謗先集于厥身矣開寶中太子賓客邊光範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訥赴吏部銓光範見其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授筆成六韻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曰非唯學詩亦嘗留心詞賦即試詩賦二首數刻而就甚嘉賞之翌日擬授秘書省正字今之世寧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儻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並扶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時爲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義問鎖廳

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頃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

蘄州見南劔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爲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

二人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大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齊賢改爲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登科六年爲使者八年還朝由密學拜執政可謂迅用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

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閒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爲知己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

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以爲希真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藁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窓正傲羲皇淵明於五六月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句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

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真諦
譯云如如不動恒有正說應觀有爲法如暗翳
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爲
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
諸和合所爲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
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
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
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

提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奘本同予案
今人稱云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露電
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八會世
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奘所譯
同

四蓮華之名

唄鉢摩華青蓮華也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赤
蓮華也拘毋陀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陀紅

蓮也奔茶利華亦云芬陀利白蓮也堵羅綿柳
絮之類即兜羅綿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
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
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
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
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呪經鳩羅什所譯曰揭
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莎訶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
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
塵世所有也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

黑後合爲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
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
圓滿是名白半

月雙閏雙

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
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
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
再閏爲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爲
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由旬
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
里十六里爲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爲銅上
塵七銅上塵爲水上塵七水上塵爲兔毫上塵
七兔毫上塵爲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爲一
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

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虱成一穧麥七穧麥爲一指三十四指爲一肘四肘爲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繼從叔紹昉再入相表其事求

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執政贈三代不同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爲太子少師在政事遷左丞係轉官又贈太子太師罷爲資政殿學士又贈

太師中書令爲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宮師得太師中令更爲超越它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

遽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複如此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正觀中爲齊

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爲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爲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然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先夏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爲石顯告非謗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它張禹彭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

堪孔光李尋韋賢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詎
董仲舒眭孟貢禹疏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
姓名及所師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眭孟上書言
有從匹夫爲天子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
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祆言惑衆伏誅案孟
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寬饒奏封
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

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坐死者其所
引亦不爲無罪楊惲之報孫會宗書初無甚怨
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
落而爲箕張晏釋以爲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
可謂穿鑿而廷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予
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
時而旣蓋宣帝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
汲黯輔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
云賈誼劉向談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

問焉隨筆紀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爲通判

今世士大夫旣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以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時有羅延吉者旣

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旣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爲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爲通判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滯訟選知州事
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史坐淹獄停職者六十
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土憚行
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上訴太宗召見
正辭庭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
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
矣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
民甘紹者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將
死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
徙他所訊鞫旣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辭潛召
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
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稍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
之中賊雙目仆之餘賊渡江散走被傷者尚有
餘息旁得所弃賊按其姦狀伏法十四人皆得
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不聞之

榮王藏書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
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

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糜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各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効之似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時群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爲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事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

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否遣知雜御史監議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亦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軍妻極妬悍特監軍不

許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上上召見其妻詰責俾衛士交捽之杖一百配爲忠靖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闕訴冤遣二朝士鞫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冤甚其子福應募爲軍因得見曰臣非欲隸軍蓋家冤求訴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寘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貶錫洎通判郭渭謫爲海郢州團練副使饒州卒妻訴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且夫引見散秩

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請三司胥吏而引對正殿
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至
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冤
爲貶責吏萬幾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
蓋未能盡云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閒王居正爲給事中時王繼先方
以醫進中旨以其壻添監浙江稅務錄黃過門
下居正封還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

訓云卿等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
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効驗
以荅其勞上曰然則朕官中用醫反不得酬謝
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丞
相退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
不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上語如前而玉色
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有異
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
之徒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祿俸果爲何事哉

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効
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
故增創負闕誠爲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
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旨揮更不
施行居正之直諒有守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
中恐不備載故敬書之邁頃聞之於張九成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爲
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

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
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
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千萬以
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寶中設官
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止有刺史一人李
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
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
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
官推官監軍監酒權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

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說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爲長太息哉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旣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

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太宗恤民

曾致堯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

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擾是事必已編入三朝寶訓中此國史本傳所載也

潘游洪沈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刪定官五員皆白選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祕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

從水傍燻有一句願諸君爲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縉爲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蜻蜉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夫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

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旣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但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貢外郎亦自爲兩等頗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爲郎中於是拜貢外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別命詞給告頃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爲貢外候

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閱自大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即云郎中與元旨揮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爲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都有司較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

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非也元祐初孫覺爲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志不

避捕從者笞擊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弃蔑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正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閒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

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閒爲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

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旣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真正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熙中雖爲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爲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淨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

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
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
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
臣椎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
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
令入城降詔獎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
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
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群容
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
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
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
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
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
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
巴賓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失容臣某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
人之姿稟周成敷哲之德發言令古舉意通神
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
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尚
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
換符竹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
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
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
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緩撫誠難謹當

奉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
聖慈俯賜昭喚首尾敘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
夔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樸常稱
誦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
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
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控
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謝恭惟皇
帝陛下敷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
墻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徧覆明見萬

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臣
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科稅駕清華
之地瀛山抱槩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污記
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祥不遺細微兼取
愚頓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
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
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未繇金華
郡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閒館之游勸廣廈細旃
之講真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

三入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
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
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於校尉
汲黯妄發敢歎薄於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
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
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
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勣清
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
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

語煩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爲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真館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畫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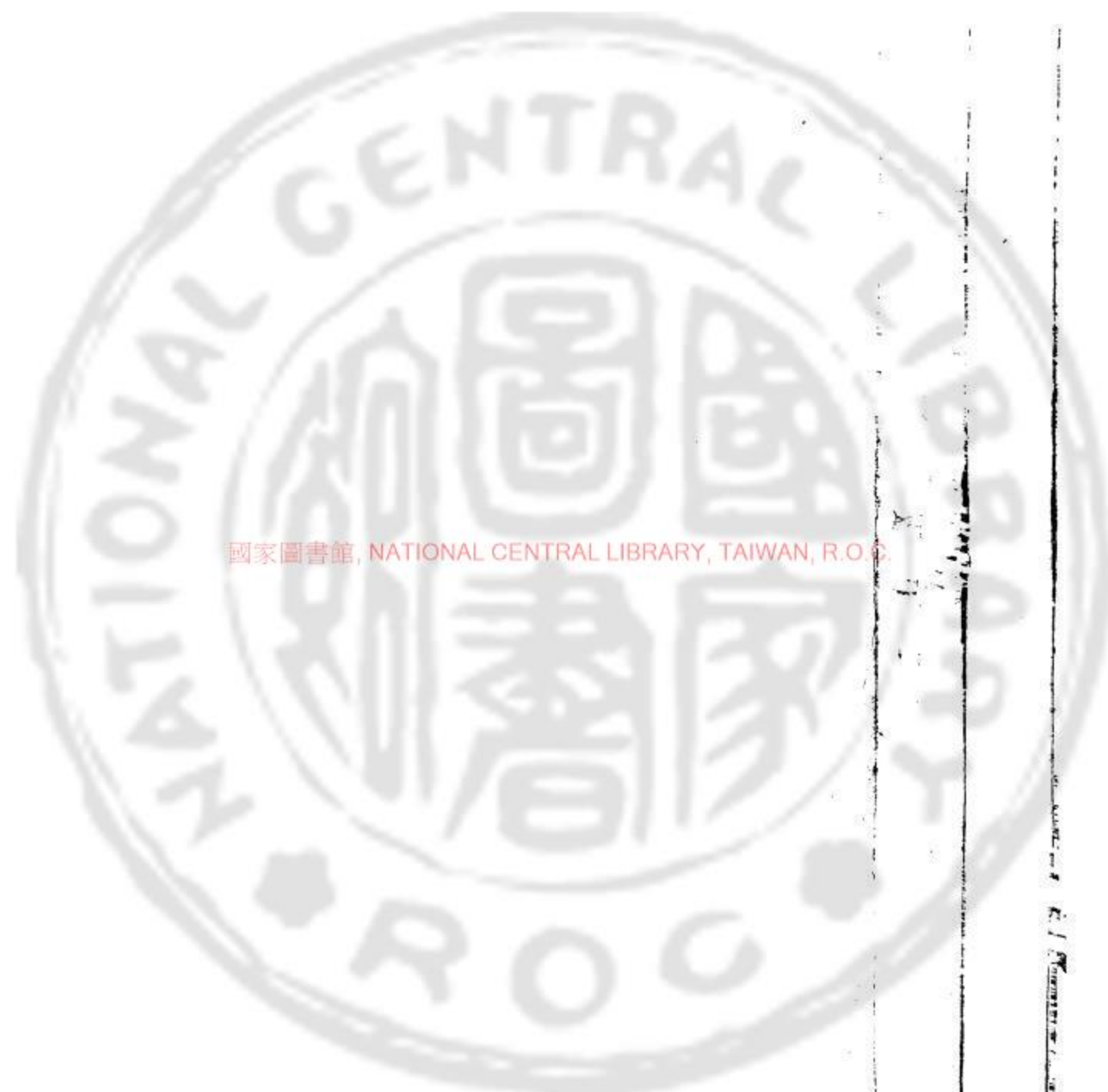
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閒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具贈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艇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爲擅場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底荒唐謬悠殊不能

本集詩律已具賻是也

略考引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
皇帝閒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
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案儀鳳乃
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紀年名
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徃徃皆然近世士
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爲圖志用心
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牴牾高夔守襄陽命
僚屬作一書其敘歷代汾葦云在周爲楚鄧鄠
諸國据左傳鄠乃鄧邑後巴人伐楚圍鄠葦楚
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
事以蔓爲國据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奔其邑無
所謂蔓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四

一五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爲異同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華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賔老溫益禹弼劉達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

爲崖異徽宗察京專悞陰令狙伺其女姦蓋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柰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愛莫助之圖遂爲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畫益判其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問之益曰君在兩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共皆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逵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相逵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政地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上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凡此數端皆見於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予官福州但爲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牋啓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爲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愧鄒忠公爲賴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龍節致語辭不爲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謝之前輩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具爲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爲秘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處云子

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
王莽於元始中改爲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
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
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
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爲一說逮蘇
軾之論出於是群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
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

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
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
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
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
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
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望
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
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
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

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
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
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
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
其格今祭地於圓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
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
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討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

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
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
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
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爲相以自崇寧以來創
立法度例有汎賞如學校茶鹽錢幣保伍農田
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空四方邊事御前
內外諸司編勅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掖
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
棧花石等綱祥瑞禮樂兩城所公田伎術伶優

三山永橋明堂西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
勝述其曰應奉有勞獻頌可采職事修舉特授
特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
職名礙格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
功人等每事各爲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
若該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指揮臨時參酌
追奪事件遂爲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
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名
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差選艱辛繫書錢須
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心中悶
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
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
至大字書寫貼於內前墻上邏者得之以聞是
時僞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論慮或搖人心亟
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爲臺諫所攻今章且叟
奏藁中正載彈疏竟去相位云

尺八

唐盧肇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

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
濶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
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撫
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向寺一
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也謂曰汝主
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
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特取吹之宛是
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
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
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
傳云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
善音者王珪魏證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
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參論樂事尺八
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
不載

三給事相攻

元祐中王欽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
爲給事姚勔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左司

貞外郎擢給事中爲權官蔡薏所沮而出政和末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第四廳給事方會論爲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與譖言以爲嘲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遷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譖於黼以爲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爲閹藍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人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爲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襄爲延康

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圖南爲述古殿學士寶文閣待制蔡凝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爲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卽右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爲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爲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爲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卓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孫馨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陳暘並爲顯謨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朝請郎

洪彥昇並爲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赦天下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葦至於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但居環衛鳳翔王晏爲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爲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爲左金吾上將軍鳳翔王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定國白重贊爲左千牛上將軍保太楊廷璋爲右千牛上將軍靜

難劉重進爲羽林統軍若符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節鉞乃稽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爲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楸以嚮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忱以瀘川節度並爲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復舉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已故只以除用爲意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間實有疲憊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爲民害臣欲皆與祠祿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任詔改知復州廣東提舉鹽事劉景改知南雄

州時太常丞闕監左藏庫許子紹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諭使小緩子紹宛轉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靜江府議者私謂若如此則是廟堂而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擬宮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紹之出遂織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錄吳仁傑居職未久便欲求遷奏罷歸吏部注簽判亦此意也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殺

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執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諦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速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爲李杜靈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

四李杜云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潑寒胡之戲唐史附於宋務光傳宋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爲耍曲耍舞如勃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歲陽歲名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道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闓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

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唯太史公歷書用之
而或有不同如闕逢爲焉逢旃蒙爲端蒙柔兆
爲游兆彊圉爲彊梧著雍爲徒雍屠維爲祝犁
上章爲商橫重光爲昭陽玄默爲橫艾昭陽爲
尚章大荒落爲大芒落協洽爲汁洽涸灘爲汭
漢作噩爲作鄂闍茂爲淹茂大淵獻困敦更互
赤奮若乃爲赤奪若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
不必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
爲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
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
在巳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
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寗四月爲余
五月爲臯六月爲旦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
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考之
典籍唯曆書謂太初十月爲畢聚離騷云攝提
正于孟陬左氏傳十月曰良月國語至于玄月
它未嘗稱引郭景純注釋云自歲陽至月名皆
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蓋不可強爲之說非

若律書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專取歲陽歲名以冠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爲明白爾韓退之詩歲在淵獻牽牛中王介甫字說言疆圉自餘亦無說左傳所書歲在星紀而滯於玄枵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歲在陬訾之口歲五及鶉火歲在顓帝之虛歲在豕韋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舍言之司馬倬跋溫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歲在柔兆閹茂玄默執徐月極大淵獻日謂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充爲不然漢章不自爲文殆是僚案強解事者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爲掌武司徒爲五教司空爲空土侍中爲太貂散騎常侍爲小貂御史大夫爲亞台爲亞相爲司憲中丞爲獨坐爲中憲侍御史爲端公南牀橫榻雜端又曰脆梨殿中爲副端又曰開口椒監察爲合口椒諫議爲

大坡大諫補闕

今司

為中諫又曰補袞拾遺

正今

言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為夕郎夕拜知制

誥為三字起居郎為左螭舍人為右螭又並為

修注吏部尚書為大天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

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大起吏部郎為小選為

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部為小儀為南省舍

人今日南宮刑部為小秋祠部為冰柄廳比部

為比盤又曰昆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

曹諸部郎通曰哀烏依烏太常卿為樂卿少卿

為少常奉常光祿為飽卿鴻臚為客卿睡卿司

農為走卿大理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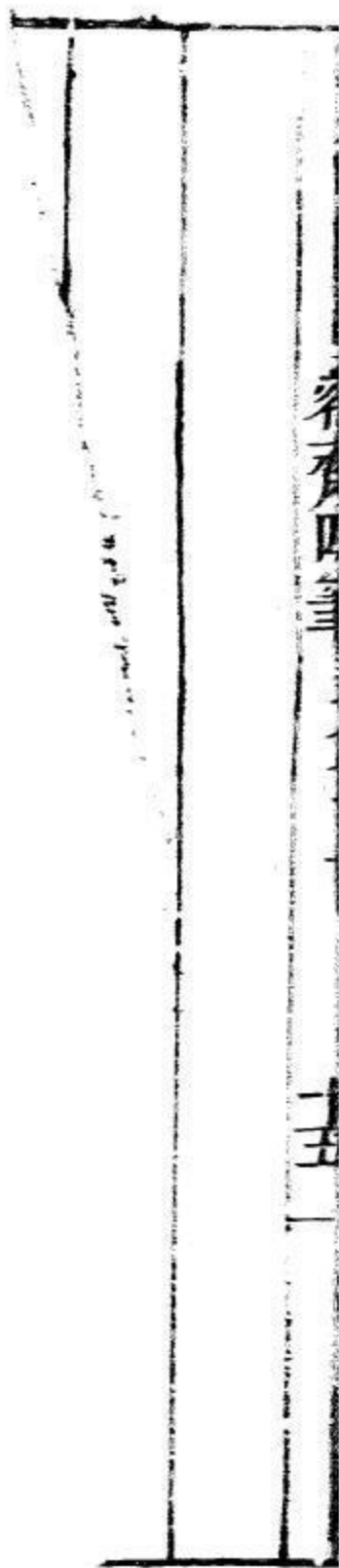
大匠少監為少匠祕書監為大蓬少監為少蓬

左右司為都公太子庶子為宮相宰相呼為堂

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為曹長御史拾

遺為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

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蓋以其奉使持節褒勸忠義也上官桀桑弘羊有舊元與之有謀坐死武素與上官桀桑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群臣定策功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劉德蘇武食邑張宴曰舊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帝

閱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卽又以武弟子爲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後圖畫中興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蓋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留絕漠十五年能致顯仁皇太后音書蒙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歸國僅陞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竄謫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爲痛哭者已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卽時召待詔數進見復爲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爲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爲之不以爲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蓋後世斫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爲之齊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有之

兵家貴於備豫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循寇建康以爲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辨蕭衍鎮雍州

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沉之檀溪積
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
亦私具櫓數百張衍既起兵出竹木裝艦葺之
以茅事皆立辨諸將爭櫓僧珍出先所具者每
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
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
城守之備魏攻之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
如此者甚多道覆雖失所從爲畔渙之歸然其
事固可稱也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城州元豐
四年仍建爲誠州元祐二年廢爲渠陽軍又廢
爲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爲靖州始時渠陽
縣爲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永平其風俗夔與
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幘
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加冠巾餘皆椎
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殺人者謂之能婦
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或竹爲釵其長尺有

咫通以班紬布爲之裳紀歲不以建寅爲首隨
所處無常月要約以木鐵爲契病不謁醫但殺
牛祭鬼率以刀斷其咽視死所向以卜多至十
百頭凡昏姻兄死弟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
賄男家否則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
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
貸易之逋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鑿
長少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誣則
虛者出物謂之裏口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

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有
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綵於鄰洞者謂
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則潰去
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則備財物以和
謂之陪頭煖心戰之日觀者立其傍和勸之官
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之上坡志在於
掠而不在於殺則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縱之
逸謂之趨敗者屈而歸之掠其財而還其地謂
之入地兵器有甲冑標牌弓弩而刀之鐵尤良

弩則傳矢於茲而偏架之謂之偏架弩其利侷中土神臂弓雖暑濕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隙必發雖昔釁必報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爲士人者隸於學讎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桂陽之屬徭民大略如此

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爲出常調流輩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爲省官謂押班

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遷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於宣政宣慶諸使遙郡防團觀察其高者爲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

使回球通刺字來謁已轉出爲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資也

親王帶將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弟五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篡位以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也

郡縣用陰陽字

山南爲陽水北爲陽穀梁傳之語也若山北水南則爲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略敘於此山之南者如嵩陽華陽恒陽衡陽鎮陽岳陽嶧陽夏陽城陽陵陽岐陽首陽管陽咸陽櫟陽宜陽山陽屬河內郡廣陽辟陽河陽魯陽黎陽縱陽零陽巫陽東陽韶陽郴陽揭陽弋陽屬汝南郡當陽青陽黔陽壽陽麻陽雲陽美陽復陽在西南陽復屬常山上曲陽屬鹿下曲陽屬鉅稹陽屬五原

陽

屬雲中

水之北者馮翊之池陽潁陽郃陽沈陽

扶風之杜陽河東之大陽大平陽之陽大原

之晉陽汾陽及河陽洛陽滎陽偃陽渭陽淮陽

汶陽濟陽襄陽塗陽漁陽遼陽泗陽伊陽永陽

滁陽潮陽澧陽灌陽汧陽洮陽沐陽東郡之濮

陽東武陽潁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汝陽

鮦陽紬陽濯陽滇陽新陽安陽博陽成陽南陽

之育陽涅陽堵陽蔡陽筑陽棘陽比陽朝陽湖

陽紅陽江夏之西陽廬江之尋陽九江之曲陽

濟陰之句陽

音鉤句

沛郡之穀陽扶陽漂陽魏

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清陽涿郡之高

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浮陽濟南之般陽朝陽泰

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海之膠陽東海之

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射陽蘭陽丹陽之丹陽

陵陽溧陽豫章之鄱陽鄔陽桂陽之耒陽桂陽

瀘陽武陵之無陽辰陽酉陽零陽零陵之洮陽

漢中之旬陽沔陽安陽捷爲之江陽武陽漢陽

金城之枝陽天水之略陽阿陽安定之涇陽彭

陽北地之涖陽上郡之定陽鴈門之沃陽劇陽
上谷之沮陽漁陽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
之夕陽聚陽蒼梧之封陽趙國之易陽膠東之
觀陽長沙之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
之下必曰在某水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
五六十至陰字則甚少蓋面勢在背自難立國
邑耳山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陰蒙陰鶉陰雕
陰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潁陰汝陰舞陰濟
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潁陰河陰湖陰江陰淮
陰園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南陽合陽被陽富
陽屬秦昌陽建陽屬東武陽之類尚多有之莫
能知其爲山爲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先
請留之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并州高
幹通謀曹操選杜畿爲太守固等使兵絕陝津
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
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

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郟津度固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數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正元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揔軍務邀求旌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入上加泌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寫宣以却之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

入城視事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爲兵馬使欲爲亂都虞候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爲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僕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去城十

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入仍委以軍政久之惟
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
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
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安定其智勇過人如
此唐史猶譏晉爲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
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
長源爲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
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
安初劉玄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
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
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之懦弛
實爲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卽爲軍
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泌傳
但云拜陝虢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殺淮西
亡兵於赴鎮事略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詆坡公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
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因論

玉川子月蝕詩誚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
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奴篇中據其用
五十本葱爲種薤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爲拔尉
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爲倉公
飲上池鄭餘慶烝胡蘆爲盧懷謹云如此甚多
坡詩所謂挾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
出若用葱爲薤用拔尉爲中郎用扁鵲爲倉公
用餘慶爲懷謹不失爲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
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

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
皆非誅死爲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
云盧橘是鄉人爲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
贊以爲信陶隱居之言以爲昌陽不曾詳讀本
草妄爲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爲誤用
爾雅如臯篇中謂不向如臯閒射雉與左傳杜
注不合其誤與江揔暫往如臯路之句同荔枝
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
嘗到閩中不識其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

是或非固未爲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
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
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
歌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鼓吹爲笙歌正是
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
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工新乃以爲出
處曾不帶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
是老子所言又以爲老子只云爲天下谷非名
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馬能收人心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旣破敵而還科問前
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
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
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希
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
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師
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

悉宥之弟昭時爲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
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
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
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壽春王
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
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
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
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
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心
上遠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
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誰任其
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
於孤邪引出斬之此爲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
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并
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爲之用袁紹
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罪已謝之不暇乃
曰吾不用豐言卒爲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
非不幸也

取蜀將帥不利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僞將帥輒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楊再思

李嶠楊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爲世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爲給事中來俊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爲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韋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

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
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容齋五筆目錄

卷第一 十九則

天慶諸節

號州兩刺史

狐假虎威

徐章二先生教人

張呂二公文論

郎官非時得對

王安石棄地

雙生以前爲兄

風俗通

俗語有出

昏主棄功臣

問故居

唐宰相不歷守令

張釋之柳渾



人臣震主

五經秀才

陶潛去彭澤

羗戎畏服老將

古人字只一言

卷第二 十五則

二叔不咸

官階服章

月非望而食

慶善橋

西漢以來加官

呂望非熊

唐曹因墓銘

唐史省文之失

李德裕論命令

漢武唐德宗

諸公論唐肅宗

孫馬二公所言

元微之詩

諫繚綾戲龍羅

詳正學士

卷第三 十五則

人生五計

瀛莫開二禽

士大夫避父祖諱

元正父子忠死

蕭穎士風節

石尤風

江楓雨菊

開元宮嬪

相里造

先公詩詞

州縣名同

三衙軍制

歐陽公勲封贈典

嘉祐四真

五方老人祝聖壽

卷第四九則

作詩旨意

平王之孫

毛詩語助

東坡文章不可學

韓文稱名

棘寺棘卿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近世文物之殊

卷第五十五則

庾公之斯

萬事不可過

致仕官上壽

桃花笑春風

嚴先生祠堂記

大言誤國

宗室覃恩免解

唐書載韓柳文

冥靈社首鳳

左傳州郡

貧富習常

唐用宰相

史記簡妙處

玉津園喜晴詩

號巨賀蘭

卷第六 十二則

鄱陽七談

經解之名

卜筮不敬

糖霜譜

李彥僊守陝

姦雄疾勝已者

俗語放錢

漢書多叙谷永

玉堂殿閣

漢武帝喜殺人者

知人之難

館職遷除

卷第七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蘊古大寶箴

國初文籍

叙西漢郊祀天地

騫騫二字義訓

書麴信陵事

貢禹朱暉晚達

琵琶行海棠詩

東坡不隨人後

元白習制科

門生門下見門生

韓蘇杜公叙馬

風災霜旱

卷第八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天將富此翁

白公說俸祿

白居易出位

醉翁亭記酒經

白公感石

禮部韻略非理

唐臣乞贈祖

承習用經語誤

長慶表章

元白制科

八種經典

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不能忘情吟

擒鬼章祝文

歐公送慧勤詩

委蛇字之變

東不可名園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何恙不已

卷第十

兩漢用人人元元字

韓公潮州表

燕賞逢知己

端午貼子詞

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絕句詩不貫穿

農父田翁詩

衛宣公二子

謂端爲匹

唐人草堂詩句

公穀解經書日

柳應辰押字

唐堯無後

斯須之敬

丙午丁未

祖宗命相

容齋五筆目錄

容齋五筆卷第一十九則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爲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爲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爲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魏州兩刺史

唐韓休爲魏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魏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爲魏州刺史奏言魏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魏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魏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扣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

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木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處士章答隱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爲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復攤

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於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

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颯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

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爲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歎者司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制不可詳知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安石棄地

熙寧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爲界詔詢于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爲不可王安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擗撥與之往時界於黃崑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旣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案慶曆中虜求關南十縣朝廷

方以西夏爲慮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輕弃疆場設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實無詞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爲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

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

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此最可證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鴈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瓚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鄱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

頻暢北海太守處與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
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
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賣烏傷令昔登山陽
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
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
字下云攤蒲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簷
簷廣韻簷字下云簷簷竹筴也采帛鋪謂剪裁

之餘曰幌子幌一權切注裁餘也挑剔燈火之
杖曰搯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
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爲蒲此說不然

昏主棄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
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爲齊而襄王聽幸臣九
子之譖單幾不免秦符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
謝安却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安不能立
於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暉暉兵屢挫議欲奔

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慕容評之毀垂
竄身符氏國隨以亡朱泚據京師德宗播遷奉
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堅壁竟平大難而德
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
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真可
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
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

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
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日疑非陶居處然李
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
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窓
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
溪竹抽稍合過墻憶第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
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
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
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

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詩云苔
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
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
念攜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凄然寄題草堂
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
隣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
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垍皆稱英宰然

考其履歷皆未嘗爲刺史守令綰初補太子正
字擢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郎國子
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調壽安尉歷藩府判
官入爲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裳初佐朔方府
入爲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藩佐東都
徐州府入爲秘書郎郎中給事中拜相垍由美
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
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
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

爲隘矣

張釋之柳渾

漢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唐柳渾爲相王工爲德宗作帶誤毀一鏽工私市它王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當

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爲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爲所敬畏其寃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爲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宣帝謁見高廟

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
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
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栗太子由
此䟽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
以無罪殺之謝安却符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
功名旣盛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
踈忌又信會稽王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
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
爲相數彊諫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

神凌逼人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
引高熲入府熲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
亦不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爲相二十年朝臣莫
與爲比熲自以爲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
意積爲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譖帝欲成其罪
旣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
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煬帝竟以
冤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爲天下安危權任
旣重功名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

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爲之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帝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五經秀才

唐楊綰爲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

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已
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
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夫
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
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已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
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
可見也

羗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羗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羗豪相數責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
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時年七十
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入寇郭子
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皆大喜曰曷
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
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是時年七十乃知
羗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歸故其
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蓋有爲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
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爲仲爲伯又爲叔
爲季其老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
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
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
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
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真子公
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
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
君游君次君顛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
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
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季長孺仲孺幼孺少
孺次孺翁孺君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
賓君倩君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
路少游穉賓穉圭穉游稚君巨先巨君長賓長
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
馴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
阿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

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雲字
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
路睦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容齋五筆卷第一

容齋五筆卷第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爲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爲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爲周公傷夏殷之叔世䟽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是以方敘說管蔡邲霍十六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官階服章

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詔太子少師鄭餘慶條奏懲革淳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連有覃霈轉官賜服者衆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頗類元和也

月非望而食

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由漢

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曆皆然姑以慶元
丁巳歲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爲入交中七月
爲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兩夜乃以
二更盡月食之旣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
復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
張五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
計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
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
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末卯初四刻
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張
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
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太陰一月一
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
曆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王川子之詩不勝作
矣當更求其旨趣云頃見太史局官劉孝榮言
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
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食
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

則日光爲所遮故爲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蝕之理其說亦通

慶善橋

饒州學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旣書之矣城內慶善橋之說亦然比因郡人修橋拆去舊石見其上鐫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爲待制丙子知開封府黜知饒州後徙潤越至庚辰歲乃復職帥長安旣去此久矣

西漢以來加官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將軍列侯卿大夫將都尉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乘輿車並步浪反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殆若今之兼職者不甚爲顯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給事中它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事中蘇武以右曹典屬國揚雄爲諸吏光祿大夫是也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爲侍中其子賞建諸孫常

敞岑明涉湯融欽皆以左曹諸吏侍中故班史贊之云七世內侍何其盛也蓋如今時閣門宣贊祇候之類但漢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東方朔諸人皆天下選此其所以爲人貴重東漢大略亦然晉宋以來又有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皆爲兼官但視本秩之高下已而復以將軍爲寵齊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唐有檢校官文武散階憲銜乃此制也國朝自真宗始創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爲仕宦所慕今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秘閣幾四十種不刊之典明白易曉非若前代之冗法云

呂望非熊

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爲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

史編布卜曰田於涇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鬻
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
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史
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鬻非虎非羆所獲霸王
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文
乃引史記非龍非鬻非熊非羆爲證今之史記
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唐曹因墓銘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
人爲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爲
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
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
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
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
肖形天地閒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
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
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

苟達此理哀復何言予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
其後分爲信故曹君爲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
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爲人所奔向當時爲
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可三楊殺
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
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
字遂使兩者意義爲不鏗鏘激越此務省文之
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不
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
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
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
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
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
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

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御史給事舍人之職廢矣弘質位給事中亦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皆自取之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者多旋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爲尚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家卒爲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湯故耳唐盧杞相德宗姦邪險賊爲天下禍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奕之忠規涉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爾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幸而誅者如莊助朱買

臣吾丘壽王諸人及考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身沒則已而獨於湯杞二人倦倦如此是可歎也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

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一聖重歡旣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爲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爲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

難天幸耳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
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
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
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
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
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
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

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
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
乏竭則焦稿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
羸字彗飛流其危眙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
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
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稿高醫導以藥石救
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
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
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

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

宗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閒凭小闌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錢思公藏其真跡穆父守越時摹刻于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爲列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恩逾厚檣歌興未殘馮唐

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
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
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繚綾戲龍羅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
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恠麗惟
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論優詔爲停崇
寧閒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
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

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
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
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
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秘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將藏內
府置讐正二十員後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
之功不就顯慶中罷讐正官使散官隨番判正
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

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然秘書
自有校書郎正字使正名責實足矣紹興中以
賁臣提舉秘書省而置編定書籍官二員亦其
類也

容齋五筆卷第二

容齋五筆卷第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

心怠力疲俯仰世閒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
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
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
夕陽銜山倏尔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
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
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
子之計拙也朱既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
計之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邪因爲南華長老
作大死庵記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
以書諸紳云

瀛莫間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灤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鵠
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
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鷺
奔走水上不閒腐草泥沙唼唼然必盡索乃已
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
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皆稟
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士大夫避父祖諱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蓋有不同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時恩旨免避或旋爲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侍衛帥慕容彥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一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卽以父名公著而辭然富韓公之父單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孫絳縝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祿山表權臯入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道詐死旣哈斂而逸去臯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奉侍晝夜南奔旣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爲屬甄濟

居青巖山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安祿山
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而
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謁歸陽歐血不支
昇歸舊廬祿山反使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
首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慶緒復使彊輿至
東都會廣平王平東都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汗
賊官羅拜以媿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褒
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
輦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

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
吾猶生也賊旣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
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
爲冠臯濟之終與正皆贈秘書少監予謂臯濟
得生而正一門皆并命故當時以爲伏節之冠
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其祖萬
頃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事使正之名
寂寥不章顯爲可恨也白樂天作張誠碑云以
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

偽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盧巽潛遁于陸
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
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
人以應詔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于朝優詔
褒美特授密縣主簿

蕭穎士風節

蕭穎士爲唐名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
至以笞楚童奴爲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
識量之士也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

穎士不請林甫怒其不下已後召詣史館又不
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
穎士陰語柳弁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
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
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
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
宿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
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
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

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
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
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
測乃使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弗納穎士之言
論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
也特以墮永王亂中爲終身累穎士永王召而
不見則過之焉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

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
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
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
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
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
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江楓雨菊

作詩要有來處則爲淵原宗泝然字字執泥又
爲拘澁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

瑯琊記一聯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
以其太險改爲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
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
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武江頭赤葉楓
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爲可笑聊書
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
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
人唐世明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
三千人杜子美劔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
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
率至四萬嗜其甚矣隋大業離宮徧天下所在
皆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監以私侍高祖及
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凡詔會羣臣計事
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宰相元載辯彊亦拱默唯

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帑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權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

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宦者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予謂造當閣侍威權震主生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郎吏而抗身與爲敵後來名人議論及敘列忠言鯁詞未見有稱述之者通鑑亦不書聊紀於此以章潛德同時劉給事爭幸河中亦然

先公詩詞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末疾而繙閱書策早暮不置

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
子竄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
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
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羗村詩云世
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日招
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提
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襲勿浪出六丁取將
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兩公和之曰萬
里懷歸爲公出往事宣和空歷歷邁請其意曰

亦出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紹興丁
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詞不知爲誰人所作已未
庚申年北庭亦傳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張惲
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
愴然曰此詞殆爲我作旣歸不寐遂用韻賦四
闕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蘇
白樂天集所引用句語一一有來處北方不識
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其一憶
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南來還帶

餘杭春信到燕臺准擬寒英聊慰遠隔山水應
銷落赴愬誰空恁遐想笑摘藥斷回腸思故里
漫彈綠綺引三弄不覺鳧飛更聽胡笳哀怨淚
沾衣亂插繁華須異日待孤諷怕東風一夜吹
元注引杜公忽憶兩京梅發時胡笳在樓上哀
怨不堪聽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華向晴漢
樂天憶杭州梅花三年閒悶在餘杭曾爲梅花
醉幾場車駕時在臨安柳子厚欲爲萬里贈杏
杏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江摠桃李

佳人欲相照摘藥牽花來並笑高適遙憐故人
思故鄉梅花滿枝空斷腸盧仝含愁更奏綠綺
琴相思一夜梅花發劉方平晚歲芳梅樹繁華
四面同東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東坡忽見早
梅花不飲但孤諷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
度關山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息訪寒梅賞初
開夢吟來映雪銜霜清絕繞風臺可怕長洲桃
李妬度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興笑冷藥
效少陵慙下里萬株連續歎金谷人墜鶯飛引

領羅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極麗且同醉
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聞道春還未相識
走傍寒梅訪消息綠珠樓下梅花滿今日曾無
一枝在江揔金谷詩未連綺薨梅花隱處藏嬌
鶯何遜街霜當路發年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
花繞凌風臺杜公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
在揚州未將梅藥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巡
簷索共梅花笑冷蘂踈枝半不禁樂天賞自初
開直至落莫怕長洲桃李妬明年好爲使君開

王昌齡夢中作梅花詩梁簡文賦香隨風而遠
度及趙師雄羅浮見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
嘈相顧詩云學粧欲待問花神崔櫓初開已入
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其三憐落梅云重閨
佳麗最憐梅牖春開學粧來爭粉翻光何遽落
梳臺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滿勸阿誰
貪爲結子藏暗蘂斂娥眉隔千里舊時羅綺已
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真悔著單衣若作和
羹休訝晚墮煙雨任春風片片吹注引梁簡文

賦重閨佳麗貌婉心嫺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
之遣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
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爲此斂蛾眉又爭樓
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
鮑泉縈牕落梳臺江揔滿酌金卮催玉柱落梅
樹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駿馬邀少妾笑坐雕鞍
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
莊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庾信早知覓不見真悔
著衣單東坡抱叢暗藥初含子玉妃謫墮煙雨

村王建自是桃花貪結子第四篇失其槩每首
有一笑字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焉

州縣名同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爲貴先是中原陷
胡羯本土遺民或僑寓南方故即其所聚爲立
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南兗南
豫南雍州南蘭陵南東海南瑯邪南東莞南魯
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復然國
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

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劔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同患於舛誤則俗閒稱呼自加上下東西爲別故稱岳爲上岳鄂爲下鄂清州與青類稱爲北清郢州與潁類稱爲西郢融州與容類稱爲西融者是也若縣邑則不問今河南靜江府鞏州皆有永寧縣饒邛衡州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真陽廬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婺蜀之永康處吉之龍泉巖池之建

德渭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柳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柳連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

三衙軍制

乾道四年正月邁爲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以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
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即
以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
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天武右廂第二軍
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轄都
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初累聖
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南渡以後觸事
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
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宿衛虎士

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以統制統領爲之長又
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
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
爪牙之士豈無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
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制以下爲
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
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於
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
也乞下樞密討論故實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

贊布昭聖武之意讀劄子畢孝宗甚喜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劉珙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施行與否自係廟堂處分竟寢不行後閱華陽集王珪撰高瓊神道碑云王爲殿前都指揮使管軍員闕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如此正合前說

歐陽公勲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制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謾書於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勲便得騎都尉越過驍武飛雲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便得信都縣子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戶初加

實封便得二百戶及罷政爲觀文學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薨之後以子登朝遇大禮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而躡贈太尉蓋超空徒保傅四官再贈卽爲太師仍封國公今殊不然除勲官旣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爲始每加不過三百戶待制侍郎只二百初得實封財百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同均爲虛邑三百而已身後加贈只單轉一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官師直贈太尉者今太傅也又

公任知制誥知潁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一詞唐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校理耳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韓公爲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公爲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講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

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叙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溜穿石而增窈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安期而

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貴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夸服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掃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彭
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爛
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
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
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
蹙金孔雀銀麒麟翠微鬪葉垂鬢脣珠壓腰袂
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
人當窓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
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

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
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
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句
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
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
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體
態溫柔風流醞籍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
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
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也慶餘名可久以字行

登寶曆進士第而官不達著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餘慶殊爲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爲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爲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無抵牾如何彼穠矣乃美土姬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

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諸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舍於外末書歸于齊

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爲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

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旣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有輯

抗可與過其至於些字獨招蒐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歎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歎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夕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

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云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來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嘆是蕭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痞橫乎胷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

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瘡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平之氣不旣索乎且將去子之瘡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爲也張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憊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

平張子謁醫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瘡矣商君見其瘡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剗而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嘗一快矣至于二世凡幾瘡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欲運其手足肩脊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者

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嘗瘡
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亂而除去其
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於是政成
教達悠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
蓋無足恠也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
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
作文立說者知所矜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
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既見之當不復屋下築
屋也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二筆
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
記袁公先廟爲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
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
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爲文者所應
取法也

棘寺棘卿

今人稱大理爲棘寺卿爲棘卿丞爲棘丞此出

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氏注云植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則難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後人藉此而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朝立治之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也易坎卦係用微纏實干叢棘以居險阻囚執爲詞其義自別

晉代遺文

故麓中得舊書一帙題爲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爲尖新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采之以遺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鄉劉先生南

陽鄒潤甫河南鄒思淵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
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之
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
抗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惟諸賢旣已
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
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
嘲六子焉雖似諧諢實有興也文曰維泰始元
年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
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蒔髮膚置鼻耳安

眉額插牙齒眸子橋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
閒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蹠或稱君侯或
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踣躡如此者故我形之
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艾以當笄帽以
代帶百味弗嘗食粟茹菜歲暮年過曾不自悔
子厭我形容我賤子意態若此者必子行已累
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
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則當如咎陶后稷
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

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
芳子欲爲游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
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進趨耶則當如賈
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
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
漠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
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澗栖遲神岳垂餌巨壑此
一介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晞道
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

觀子之志退不爲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日
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慨然深
念而對曰凡所教勅謹聞命矣受性拘係不聞
禮義誤以天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
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以成
名欲使吾爲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
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
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蹇裳赴流吾欲告
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虱同情不聽我

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
子儕偶曾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禹范陽張華
士鄉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
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而猶
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
舐痔得車沉淵竊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
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
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
穿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雖多而見工甚
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無所晞也支離其形者
猶能不困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百餘言頗
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集仙傳所
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
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則見
於此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大

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詆其
負貴驕溢以肺腑爲相殺竇嬰灌夫於公孫弘
則云性意忌外寬內深飾詐釣名不爲賢大夫
所稱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實有大功於名
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缺高帝初興未
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
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於武帝田蚡爲丞相
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
詳延天下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

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而公孫弘以治
春秋爲丞相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爲學官悼
道之鬱滯始請爲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
異等輒以名聞請著爲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
彬並興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
不廢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
史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
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固貽患於
一時蚡弘之爲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

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尚能稱弘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殊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今聊紀從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騶從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姪侍從常朝紹興中分立於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猶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車駕

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觀察使以雜壓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處正尚書之後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爲二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員以親事官一人執勅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

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勅則各各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爲遲速其乘轎者十人而九矣宰府呼召之禮始時庶僚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緣提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後宰相益自卑於是館職亦免迄于淳熙則凡職事官悉罷此制朝士騶從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步軍司名籍而幫錢米於左藏率就雇游手冗卒兩分可供一名如

假借於近郡者給其半初猶破省馬并一馭者後不復有焉若乘轎僅能克負荷而已今日以益增雖下列亦占十餘輩進奏院報狀必載外郡謝上或監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則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其人及錄黃下吏部則前銜後擬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權知某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權發遣替某人到任成資闕或云仍借紫借緋候回日却依舊服色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

名爲病乞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勅
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
小報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爲諱者故
去之外官表章聞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
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銜禮文簡脫一
至於此

容齋五筆卷第四

容齋五筆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
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
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
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
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
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

然前段結尾自常爲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爲兩節若不關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人爲兒童時便讀此章未必深識其趣故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爲孫林父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

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佗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後美惡皆不同

萬事不可過

天下萬事不可過豈特此也雖造化陰陽亦然雨澤所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爲霖淫陽舒所以發育萬物然過則爲燠亢賞以勸善過則爲刑以懲惡過則爲濫仁之過則爲兼愛無父義

之過則爲爲我無君執禮之過反鄰於諂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謂過猶不及者揚子法言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蓋諂王莽也後之議者謂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諂莽耳其肯意固然

致仕官上壽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

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元祐初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拜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免赴皆故事也

桃花笑春風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盖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

笑以仍爲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爲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先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旣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歎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

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趑趄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旣畢並會於府伯王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邁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強案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孔範言於後主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

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
不爲深備已而國亡身竄遠裔唐元宗有克復
中原之志及下南閩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
而事力窮薄且無良將魏岑因侍宴言臣少遊
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臣獨乞任魏州元
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爲佞孟蜀通奏
使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
師入討對賓客接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逐北
遂定中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爲俘
此四臣之佞本爲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亦可
悲哉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
推恩宇宙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于武學
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
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且徧謁侍
從臺諫各納一劄子叙述大旨其要以爲德壽
需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顧不獲

與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
姻而本家子孫不享杯酒鬻炙外議謂何今厖
鴻之澤如此而宗學乃不許廁名於義於禮恐
爲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爲言邁以待制侍
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奏仍爲敷陳此
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
諭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
攜只是白劄子蒙徑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
人名字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
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
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
下改招字爲召旣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
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爲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
爲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爲停於
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爲躓後韓公本用狼跋詩
語非躓也其他以爬羅剔抉爲杷羅焚膏油爲

燒以取敗幾時爲其敗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
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
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減西
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
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
其以節都統討軍以討爲諸尤不然討者如左
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
子厚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華肅俛許孟容書正符
懲咎賦也孟容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楊惲荅孫
會宗書相似正符倣班孟堅典引而其四者次
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閣悼作賦自倣
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未爲久
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橐
駝傳以爲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
文可比云

冥靈社首鳳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鼓
吹詞邁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

秋不說楚冥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冥靈出處沈亦不能知來扣予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費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孝密以爲問乃爲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土田十萬注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乃隸縣而歷代地里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于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經它如允姓之

戎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莊王滅陳復封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齊子尾使閭丘嬰伐我陽州注魯地後四十年又書魯侵齊門于陽州注攻其門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入大僚歷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入爲僕

射東宮師傅而不得相者若顏真卿王起揚於陵馬摠盧鈞韓臯柳公綽公權盧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禮絕百僚諫官御史聽命之不暇顧何敢抨彈其失與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陳希烈楊國忠引韋見素盧杞引關播李泌引董晉竇參李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史記簡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

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
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
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請行面折楚王再
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
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
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

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
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
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
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
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
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客安在平原往見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
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

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
也又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
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
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真天下之
至文也

玉津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

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
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實
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
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
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
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蒙於幕
次賜和篇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
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
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

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
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
兵部尚書宇文价内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
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
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荅之价拱手稱贊明
日以相告云

虢巨賀蘭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爲人臣者當隨
爭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爲叨竊祿

位視如秦越一切惟已私之是徇雖千百載後
覩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唐天寶祿山之
亂可謂極矣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
繼之擁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尊爲征鎮有民
有財而汗漫忌疾非徒無益而反敗之巨在彭
城張巡在雍丘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巨請空名
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
與賜物巡竟不能立徙于睢陽先是太守許遠
積糧六萬石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遠固爭不

得二郡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食盡顏魯公起
兵平原合衆十萬旣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時
進明爲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
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捨任意以
得招討後詣行在因譖房琯自嶺南而易河南
張巡受圍困棘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
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人
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爲言使之連据高位顯
爲佚罰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爲段子璋所殺

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以死天網
恢恢茲焉不漏



卷之三

三

容齋五筆卷第六十二則

鄱陽七談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進士都韻始作七談一篇叙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

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鼈禽畜之富其四章言
銅冶鑄錢陶埴爲器其五章言宮寺游觀玉遙
仙壇吳氏潤泉叔倫戴隄其六章言鄱江之水
其七章言堯山之民有陶唐之遺風凡三千餘
字自謂八日而成比之太沖十稔平子十年爲
無嫌予偶於故簾中得之惜其不傳于世故表
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爲
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
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
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
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
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小
學有杜林蒼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
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
注丹易通論名爲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
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

白虎通風俗通僅有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
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
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爲卜筮爲筮皆興神物以前民用其用
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
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荅周
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
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爲嬴敗姬

惠懷之亂至邃至曠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
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猥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
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
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
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
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謂周
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
之章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嫚

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況在於
今未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巫瞽史其可
乎哉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
漿宋王招菟所謂脯鼈包羔有柘漿是也其後
爲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
錫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
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

是也後又爲蔗酒唐王國用甘蔗作酒雜以
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
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
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
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竒寫異亦
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
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
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荅梓
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

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
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其蔗所
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
遂寧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纔
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有鄒
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繖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
法繖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爲蔗田者十之
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
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

紅蔗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
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
蔗最困地力今年爲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
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斃曰蔗碾
曰榨斗曰榨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
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爲上團枝次之
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爲下紫爲上深琥
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爲下宣和初王黼創
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

益奇墻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王灼作糴糶譜七篇具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李彥仙守陝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汾州之張克戩隆德之張確懷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振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蓋不少茲讀王灼所作李彥仙傳雖嘗具表上進然慮實錄正史

未嘗採用謹識於此彥仙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于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爲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詆有司逮捕急乃易今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師中敗死仙走陝州守將李彌大問北事條對詳復使扼殺澠閒金人再圍汴陝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殺澠險

隘難於立軍前却即衆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且留半軍于陝爲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逗撓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牢致虛怒罷其職旣而敗績卒無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瓌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爲石壕尉獨如平時歸者襁屬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觜石柱大通諸山拔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觜論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據陝分軍來

攻有健酋升前阜漫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觜仙邀戰伏精兵後崦掩殺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京洛閒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餘壁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縱麾下往約日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僵尸相藉遂復陝始河東之人倡義拒虜仙約胡夜叉

者爲助假以汾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仙誘致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爲復讐仙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以功遷閤門宣贊舍人就畀陝兼安撫司公事悉表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咨歎賜袍帶槍劍許直達奏事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陴䟽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素留輦盡取

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烏魯撤拔圍陝仙背城鏖鬪七日虜傷甚跳奔二年婁宿孛堇自絳移屯蒲解諜知之設伏於諸谷鼓噪橫突俘馘十八婁宿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掎角次虞鄉虜以萬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時河東土豪密附期王師來爲應仙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

略處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婁宿衆十萬復圍
陝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營部囂亂縱兵乘
之虜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傳壘晝夜進攻鵝
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仙隨機拒敵又爲金汁
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須外
援浚爲遣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
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已幸其敗詭
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蝟
左臂中刃而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

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
退師仙叱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爲虜惜
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
金仙平時弊衣同士卒及是雜群伍中死虜不
能察其爲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
將敗事或有他過其外屯者輒封箠遣帳下往
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盡爲
敵數陝斗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束中立孤
軍日與虜确但誦忠義感勵其衆每拜君賜暨

取敵金貲悉均之毛銖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
大小二百戰皆樂爲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
問法所底闔境稱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
建廟商州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
以千戶長肆詈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
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
偃架朴之後五日礫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絕
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剗刀雲叱之失刀而斃其
忠勇蓋如此

姦雄疾勝已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嫉
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
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昭師溫
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桓溫皆可
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
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
之害嗣宗沉湎佯狂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

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
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温敬之重之不敢萌相
窺之意然尚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
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冲默名冠州里稱
盛德人仕於温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
在朝隤然仗正必不効郗超輩輕與温合然自
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
爲不自覺哉温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
馭卿老賊於是見其爲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

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累也陶淵
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
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爲人起
責分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
名代之爲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
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叙谷永

子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嘗見梁弘夫誦漢書即云唯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弘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撫永諸所論建以渫予在原之思薛宣爲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宣簡在所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師傅恩加其禮謚陳湯下獄永上疏訟其功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永

言皆妄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爲有司奏禽獸行永上疏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臣議永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爲西域都護永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請皇后就宮令衆妾人人更進建始星孛營室永言爲後宮懷妊之象彗星加之將有絕繼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

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叙傳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答書其載於史者詳複如此本傳云永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按漢書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宮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

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漢宮閣記云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二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爲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漢書郊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而無它語晉灼注揚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國朝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後以最

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麟之跋語自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得以爲臣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可也今翰林但扁摘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則其爲禁內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永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嘗爲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爲嬖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有殺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屏居藍田夜出至亭爲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謂未得真官兼守云也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與護軍諸

校列坐堂臯上建趨至拜謁因令走卒曳御史
下斬之遂上奏曰案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
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臣謹
以斬謂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也制曰三
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
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
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
開妄殺之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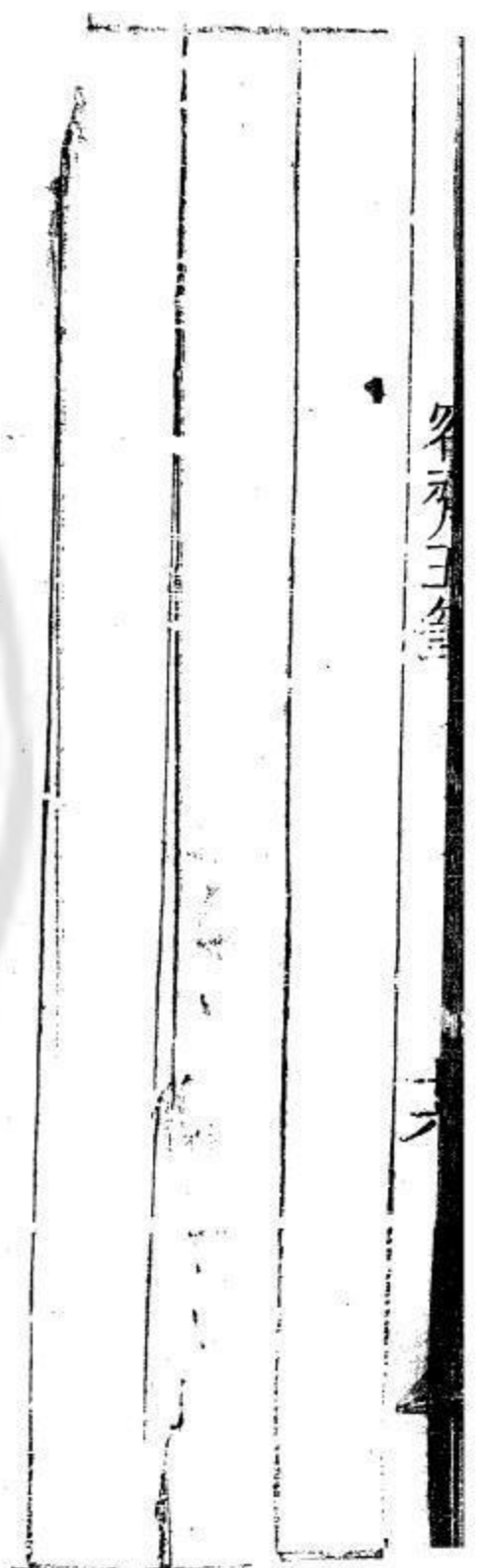
知人之難

霍光事武帝但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雖以小心謹飭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
旦位諸百寮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磾以胡
父不降沒入官養馬上因游宴見馬於造次頃
刻閒異其爲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爲光副兩人
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
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
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爲未能盡
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爲難也

館職遷除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丞
外以著作郎佐郎祕書郎二員校書正字通十
二員爲額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遷出它
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論
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後有旨須曾
任爲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爲郎三館
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
乃以爲將作軍器少監旋進爲監 班在郎上

則無所不可爲欲徑躋清要者則由著遷祕郎
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開求
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靳
其選俟再遷寺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
用雖自軍壘亦除郎今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
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第七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叙趙飛燕傳極道其姊第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舊居多爲隣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

宮殿已如此殆於宗周黍離之詠矣慈恩寺塔
有荆叔所題一絕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爲感人
其詞曰漢國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雲千里色
無處不傷心旨意高遠不知爲何人必唐世詩
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
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上水唯有年年秋
鴈飛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
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
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
裏龍媒去盡烏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
閒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
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兩宮定
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
行宮門闔樹宛然又云舞榭歌館基尚在文窓
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墀
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
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

却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篇不可勝紀飛燕別傳以爲伶玄所作又有玄自叙及宣譚跋語予竊有疑焉不唯其書太媿至云揚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與交爲河東都尉粹辱決曹班躅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紉子于無所叙皆恐不然而自云成哀之世爲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絕久矣可昭其妄也因序次諸詩聊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輶輶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其侈然楊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叙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

咸陽矣纍纍繭粟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楊作也彥休者昭宗時人

張蘊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畧曰聖人受命極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

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
貢其有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
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
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
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
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
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
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
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
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用周文
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
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
皎皎而清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吾王撥亂
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
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
天下爲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旣不爲史

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爲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

國初文籍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燬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爲可歎

叙西漢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國朝元豐元祐紹聖中三議之矣莫辯於東坡之立說然其大旨駁當時議臣謂周漢以來皆嘗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爲不便予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

猶爲未盡自高皇帝增秦四時爲五以事天地
武帝以來至于元成皆郊見甘泉武帝因幸汾
陰始立后土祠於睢上率歲歲間舉之或隔一
歲常以正月郊秦時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
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罷甘泉
汾陰之祭元豐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蓋盛夏
入廟出郊在漢禮元不然也是時坡公以非議
者所起故不暇更爲之說似不必深攻合祭爲
王莽所行庶幾往復考蹟不至矛盾當復俟知
禮者折衷之焉

騫騫二字義訓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
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略下平
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兒今列於上平聲
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爲軒昂掀
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閔
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
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下從鳥則於掀飛

之訓爲得此字殆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
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飛
騫之類特不暇毛舉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
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爲得
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
也

書麴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
江縣麴令撫惇嫠麴名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

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
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
唯有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仲仲
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遺集財有詩三十三首祈
兩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
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
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
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
味此言其爲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

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輦以其文示縣令蕭績
績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正元元和之
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
但記詩一卷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
木俱腐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爲望江令得其詩
於汝陰王廉清爲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
文也

貢禹朱暉晚達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

山諫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
有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其生子
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
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
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臨淮太守屏藩
後召拜僕射復爲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
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
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爲
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

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琵琶行海棠詩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爲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爲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它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黃州賦定

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効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東坡不隨人後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荅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

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
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
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
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
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父
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爲
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
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
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

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
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
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翮羽者所能窺探其涯
涘哉於詩亦然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
春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坡
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戀頭
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
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

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
愁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於是爲
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爲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爲一僧所嗤者有閒
矣

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
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
雲霄竊暗闕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
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集策略之
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
顧輒笑目爲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
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
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歡宴永日
書一絕云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
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

事見蘇耆開譚錄予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白樂天詩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予考登科記樂天以正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寶應二年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壽俊觀白公所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尚主司也

韓蘇杜公叙馬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

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
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
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韜幹十四馬詩云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
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顧奚官騎且顧前
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
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
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韜生畫馬真是

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韜此詩此
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爲布置鋪寫
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
中有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
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迥
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閒馬官廝養森
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
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

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韞
幹畫馬毫端有神驂騮老大騶裏清新及四蹄
雷電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
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
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
爲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
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商矣

風災霜旱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閒

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於壁父老以爲
所未見指其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下之田
遂以潦告餘于安仁乃於八月罹地火之厄地
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蟲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
烈正古之所謂蝨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
晚稻未實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有
常產者謫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
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
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

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
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予因記元祐
五年蘇公守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浙西災
傷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譎薄
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
不甚損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
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
踐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
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之言
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謂風災所謂早霜之
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
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
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
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
之上也

容齋五筆卷第七

容齋五筆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卷第八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
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
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
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
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
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
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

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爲野夫田
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鬢早改
變四十白髮生况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
四十身嬌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
四十未爲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
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爲
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巳年四十四又
爲五品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
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

春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頽卧江城鬢髮
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
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
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舉眼
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
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
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
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
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技於君合先退明

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
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閒行十五春去時
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
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爲三品官年已五
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
過九年艷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
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
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
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閒今歲

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
十三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爲
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
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
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
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
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
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
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

滿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
閒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
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希我年幸過之
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時年七十
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巳年七十一
眼昏須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
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且
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
春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

重樂天故閒亦効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巳強
半歲莫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
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
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窓宿吾年四十九賴此
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
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
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
巳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

魂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天將富此翁

唐劉仁軌任給事中爲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爲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沒免官其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果削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爲富也然則唐史以此爲仁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爲未審耳

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槩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爲按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

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

閒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又問俸厚薄百十隨月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園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僂俛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它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閒忙同少尹俸錢多少

敵尚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秘監祿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手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爲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此唐書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張弘靖韋貫之弘靖不足道貫之於是爲失矣白集載與楊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於左右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體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

此事苟有所見雖畎畝阜隸之臣不當默默況
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
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
與者或語以僞言或陷以非語皆曰丞郎給舍
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
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
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
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
顧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爲罪名乎白之自述如
此然則一時指爲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
又曰居易毋墜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降前
書所謂不以此爲罪名者是已

醉翁亭記酒經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
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
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
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
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

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爲吾醉翁亭記
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
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
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
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
麩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
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爲
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

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
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
少水足以散解而均停也釀者必壅按而井泓
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
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和投
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旣定
乃注以斗米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
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旣水五日乃筭得

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芻半日取所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擱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芻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鑄三字十五年陳結之案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樊

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
故作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
有戲之之句又荅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
春風捉柳花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如云病共
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貫
却羅袖柳枝尋放還觴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
後妓房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非理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
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爲四聲切韻
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爲非是如撰字至列於
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頃紹興二十年省闈
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予爲參詳官
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華云簡字韻甚窄若撰
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爾如雜物撰
德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屨
之類皆不可用予以白知舉請揭榜示衆何通

遠諫議初亦難之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廂邏卒以爲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錄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爲逐一剖析然後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爲上聲靚爲去聲案漢書賈誼服賦澹虜若深淵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揚雄甘泉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析入兩音殊爲非理予名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頻年三易

有道人指曰靜字左傍乃爭字以故不定疊於是撤去元扁而改爲靚云

唐臣乞贈祖

唐世贈典唯一品乃及祖餘官只贈父耳而長慶中流澤頗異白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書楊於陵回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爲郡夫人馬摠准制贈亡父亦請回其祖及祖母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時崔植爲相亦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臣今

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自去年以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回授臣猥當寵擢而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叙勲封特乞回充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制如此伯兄文惠執政乞以已合轉官回贈高祖既已得旨而爲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且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

承習用經語誤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訓

故者如邶谷風之詩爲淫新昏棄舊室而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今人乃以初娶爲宴爾非惟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抑之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公曰訐大也謨謀也猶道也辰時也猶與猷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定命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謂上告下之義今詞臣乃用於制詔以屬臣

下而臣下於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與入告爾
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公曰
誕大也彌終也鄭箋言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
十月而生案訓彌爲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
彌爾性似先公首矣旣釋彌爲終又曰首終也
頗涉煩復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
之平林誕寘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
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悉以誕爲大於義亦不
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爲發語

之辭是已莆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此月耳
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
慶誕皆爲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可革雖東坡
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俗書之於此使
子弟後生輩知之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
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無下
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謂拜於堂下而受胙於堂上今人簡牘謝饋者
輒曰謹已下拜猶未爲甚失若天威不遠顔咫尺

尺則上四字爲天子設下三字爲人臣設故注
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今士大夫
往往於表奏中言違顏或曰咫尺顏咫尺之顏全
與本指爽戾如用龍顏聖顏天顏之類自無害
也

長慶表章

唐自大曆以河北三鎮爲悍藩所據至元和中
田弘正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鎮幽
於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

播以庶相不能建久長之策輕徙田弘正以啓
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弘靖以啓朱克融之亂朝
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
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
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朔訖于唐亡觀一時
事勢何止可爲痛哭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
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
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
靈四乃請爲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耻矣

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爲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聖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爲有玷盛德

元白制科

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爲四卷命曰策林其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謙遜塞人望教必成不勞而理風行澆朴復雍熙感人心之類凡七十五門言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八種經典

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

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字攝四生九類
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
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壞罪集福淨一
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
十字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
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
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認
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字空
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
百五十八字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
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
盡矣唐長慶三年蘇州重玄等法華院石壁所
刻金字經白樂天爲作碑文其叙如此予竊愛
其簡明潔亮故備錄之

容齋五筆

容齋五筆卷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卷第九 十一則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荅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踈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荅書其來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既書白公鍾情戀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爲之感歎輒載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驤首反顧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變有辭辭畢涕下予亦愍然不能對且命反袂

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

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哈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聞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騅兮而別虞兮乃目素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壘我與爾歸醉鄉去來觀公之文固以遣情釋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者未必記憶東坡猶以爲柳枝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爲之作詩有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爲可歎也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

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在於
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
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并
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
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却芟去之豈
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跡獨得其全坡集
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
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
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

寧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
季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
云元豐之末天步爲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
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
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
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嗚呼今所共知
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
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
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

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國於太山之
安下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
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
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神
考用之者聖毋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爲宗臣
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攷其所
以異也

歐公送慧勤詩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
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
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攷其實
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
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墻佛屋尤其
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
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
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
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五
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具不敢嘗乃茲隴北

客枯粟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
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
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
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
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
之歸勤後識東坡爲作詩集序者

委蛇字之變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近歲
丁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予

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
本於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
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兒委於危反蛇音移
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載齊威公澤中
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他詩君子偕老委委佗
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者德平易
也三曰逶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逶迤
斜去貌四曰倭遲詩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注歷
遠之貌五曰倭夷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

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賦旣
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韓詩周
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
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
委移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
九曰逶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逶蛇之節十曰螭
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螭蛇
李善注螭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逶迤漢逢盛
碑當遂逶迤立號建基十二曰威夷劉夢得詩
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蜿蜒
蛇蛇亦然也則歐公正用韓詩朝佐不暇尋繹
之爾

東不可名園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東
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固爲簡雅然有當避就
處歐陽公作真州東園記最顯案漢書百官表
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官有東園主章注云章
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紹興三

十年予爲省試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題同院
或欲以東園主章爲箴予曰君但知漢表耳霍
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温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
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
少府其署主作此器董賢傳東園秘器以賜賢
注引漢舊儀東園秘器作棺若是豈佳處乎同
院驚謝而退然則以東名園是爲不可予有兩
園適居東西故扁西爲西園而以東爲東園蓋
避此也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
與參其義皆同鳴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
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言
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
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
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
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歧注云
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

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
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
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栢
亦然予頃在英州訪鄰人利秀才利新作茅齋
頗淨潔從予乞名其前有兩高松因爲誦藍田
壁記命之曰二松其季請曰是使大貳字否坐
者皆哂蓋其人不知書信口輒言以貽譏笑若
以古字論之亦未爲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
一詠而采借隸法扁爲壹咏讀者多以爲疑顧

第弗深考耳

何恙不已

公孫弘爲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霍
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
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
之義蓋旣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
爲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爲貴恙謂輕者
爲微恙心疾爲心恙風疾爲風恙根著已深無
由可改

西漢用人人元元字

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曹參傳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堅叔孫通傳史人人奉職賈誼傳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揚雄傳人人自以為咎繇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為飲張騫傳人人有

言輕重李尋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為更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閒有之如崔駰傳人人有以自優五行志人人莫不畏憲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尸武紀燭幽隱勸元元所以化元元宣紀不忘元元元紀元元元失

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元
元騷動元元安所歸命成紀元元寃失職者衆
哀紀元元不贍刑法志罹元元之不逮嚴安傳
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
生樂業賈捐之傳保全元元東方朔傳元元之
民各得其所魏相傳尉安元元唯陛下留神元
元鮑宣傳爲天牧養元元蕭育傳安元元而已
康衡薛宣傳哀閔元元王嘉傳憂閔元元谷永
傳以慰元元之心匈奴傳元元萬民是也後漢

光武紀下爲元元所歸賊害元元元元愁恨惠
茲元元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元元未論深
元元之愛和紀愛養元元下濟元元順紀元元
被害質紀元元嬰此困毒桓紀害及元元鄧后
紀劉毅傳垂恩元元王昌傳元元創痍耿弇傳
元元叩心郎顛傳弘濟元元貸贍元元曹褒傳
仁濟元元范升傳元元焉所呼天免元元之急
鍾離意傳憂念元元何敞傳元元怨恨安濟元
元楊終傳以濟元元虞詡傳遭元元無妄之災

皇甫規傳平志畢力以慶元元元是也予謂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近於複重矣故顏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韓公潮州表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罪嬰釁自拘

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爲之除去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饘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叙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

者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爲歸命君上
然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
不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佞詞真爲可服

燕賞逢知己

白樂天爲河南尹日有荅舒員外云員外游香
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
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
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謂遣英菴二妓酡顏
一笑天桃綻清冷秋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棹容

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
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游嵩山歸
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
傳歌妓至此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
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
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
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
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
太白死世閒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旣去逾

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
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
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
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

端午貼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
翰苑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
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瞳矐隱曉霞瑤墀九御
薦萑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衆邪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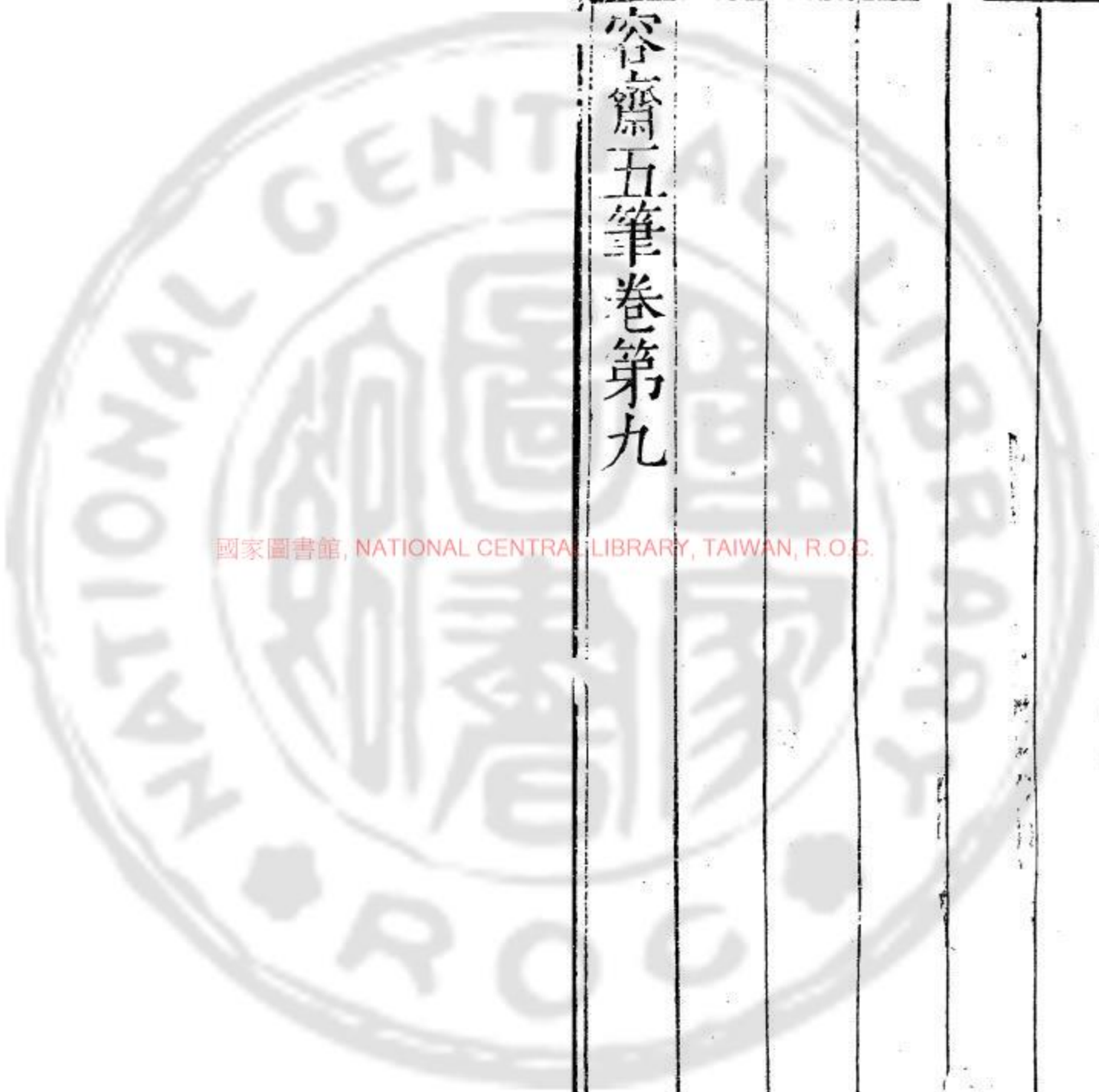
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
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
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
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
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
銅鏡架上雙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
自勝五兵符傳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
花向帳前施許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
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

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
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閒助至公大槩如
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
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其
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鍊鏡
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背有
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
人爲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
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亦嘗有一聯
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
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
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

卷五

容齋五筆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卷第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
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若因其土地
所宜木爲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
不必致問旣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
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
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旣非

成事尚爲可說又非遂事尚爲可諫且非既往
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
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
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爲非
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
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
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爲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
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
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
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
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爲神
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絕句詩不貫穿

夜涼吹笛工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
綦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
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
作永嘉士人薛韶喜論詩嘗立一說云老杜近

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
常山之蛇無閒斷齟齬處而絕句乃或不然五
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
暖睡鴛鴦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瀟巢黃鳥
並翻藻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
知故道帆過宿誰家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
扁舟輕裏纜小徑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
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鷓鴣釣艇收罾盡昏
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筭穿

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
如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
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窻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
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考
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縈閣軍城鼓振
橋鷗鳴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舴艋猿偷上蜻蜓
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莎衣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斲侵晨起隴畔豐盈滿
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
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
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飢讀之使
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衛宣公二子

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始末甚詳乘
舟之詩爲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
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

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
之妻翻譖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
栢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
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
然後娶旣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譖
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
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爲難

曉也

謂端爲匹

今人謂縑帛一匹爲壹端或總言端匹案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爲匹非矣湘山野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天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戔戔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

若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匹遂見十端正合此說也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爲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

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
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校
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
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慶餘稱
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爲隣顧況不
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
草堂雪夜攜琴宿又云西峯月猶在遙憶草堂
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
堂祇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
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
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
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閒芳草白雲留我
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公穀解經書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大抵志在尊王至
於紀年叙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國史
記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以見古
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書日不書日在輕重

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傳每事斷之以
自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益師卒公不與
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鮮今表二傳之語
以示兒曹公羊云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葬者
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
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
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
邠其曲何難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
甲寅齊人伐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

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秦
于穀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于鹹
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
日穀梁最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
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
日大閱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敗
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之也齊
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于柯桓盟
雖內與不日信也媵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淪惡

之也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戊辰盟于葵丘相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石于宋是月六鷦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鷦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以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弒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乙巳及晉

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酉戰于鞏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鼯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庚申莒潰惡

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不日至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于操其日未踰竟也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紇之出也蔡世子弒其君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以默論矣沙鹿梁山爲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怒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子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旣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登

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
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
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爲永州通判
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閒將此地鑄
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
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恠取名所至留押字
盈丈莫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
文記閒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鑄刻廣博如許已
恠矣好事者從而爲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

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蔣世
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
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術送行至白
水夢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結也今柳公游浯溪
無詩而去子盍求之覺而心異之遂獻一詩柳
依韻而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
榜登科殆應辰兄也輒并記之

唐堯無後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

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原丹朱之惡固在所絕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訪賢胄爲之立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武王子封於晉者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剗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御龍

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之後於薊而未嘗一見於簡策史趙言楚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滅文仲聞蓼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孫何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

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
趙孟爲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
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
其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
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
最下應求揖之爲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
第柰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爲侍郎設何
辭之爲薛終不可予時爲右史最居末坐給事
中王日嚴日子曰景虛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
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
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
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
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
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
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
年爲丁未長星見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

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
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
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
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爲丙午丁未王氏
方益封莽爲新都侯立趙飛燕爲皇后由是國
統三絕漢業遂頽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
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
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於此
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

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於
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
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颺回
在所不論唐太宗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
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
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
曆丙午敬宗遇弒大和丁未是爲文宗甘露之
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
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煜僭立石晉開運遺

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
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
石入朝惰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
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揔而言之大
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
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爲
上若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上太平興

國中薛文惠公居正薨盧多遜沈倫在相位而
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
年李文靖公沆爲集賢而召故相呂文穆公蒙
正爲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
公欽若爲參政不次補而畢文簡公士安出侍
讀學士寇忠愍公準由三司使並命爲史館集
賢畢公雖歷參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
執中罷劉沆在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爲
昭文富爲集賢而沆遷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

公絳王荆公安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荆公越
四年亦罷韓復爲館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
文居韓之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洛司馬公
自門下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太師
兼侍中行左僕射而已爲右以佐之宣仁不許
曰彥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僕射會
臺諫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官於是但平章
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四入輒爲首台此
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冬湯岐公思退爲右
僕射張魏公浚爲樞密使孝宗欲命張爲左請
於德壽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
相只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容齋五筆卷第十

容齋五筆卷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